

脚踩大地,才能直抵人心

记者对话贾平凹,谈长篇笔记体新作《消息》

捕捉生活“消息”,采写人间故事

记者:《消息》以质朴笔触展现秦川大地的风土人情,从人间百态传递出土地的温度与生命的质感。近年来,您常外出采风,采撷丰盛的人间“消息”,这部作品是脚踩大地辛勤耕耘的收获?

贾平凹:这些年来,我喜欢到山川河流去,随心所欲地行。见山钻山,遇河过河,人任了脚步,步随了风吧。2022年至2024年间,我经常外出采风,长则一个月,短则五六天。我去到哪儿是哪儿,饿了就寻路边店,或者敲开农舍,掏钱让人家给擀一碗面。在县城的宾馆睡过,镇街上的小旅社也住过。我走遍故乡商州的六个乡镇,又去了陕南、陕北,走了十个县、三十个村寨,还去了黄河、渭河沿岸的甘、晋、豫、鲁四省。

在田间地头、村落市集,我倾听普通人的对话与故事,捕捉生活本真的“消息”,感触纷至沓来,写了许多手记,整理着这些手记,就写了这本《消息》。

记者:《消息》是由93个短篇组成长篇的结构,这种“短篇化”“水经流图”式的叙事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,又有现代小说的实验性,请说说您选择这种文体的考量。

贾平凹:写《消息》我没有迷恋于一个完整的故事,而醉心于一种气息的弥漫。《消息》所写的人事芜杂,行文也多日常琐碎。记得一句古语:“波澜为世之常,小鱼逐浪而善泳,跃然歌咏,然,谁知百尺之下心?谁知水之深?”知了水之深,就知道了水中波澜是如何的形状、色彩和声音。我要考虑的是脉向,是气流通道,是空间,是节奏,形成如山有脉、如河有流的文本气质。

记者:为什么用《消息》来命名这部长篇?斑斓多姿的“消息”带给您什么体验?

贾平凹:书名是我写到五万字后,看到了“百草奋兴”“群生消息”的话,就有了书名。我写作了几十年,到现在年纪已没有什么急功近利,写作已不仅是写作,还是修行,是农夫和他种的庄稼。《消息》是我游走中看到的東西,更是我“爱”和“感兴趣”的东西,

我更多地书写大地,写“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”。写作的过程中,面对了那么多的人人事事,脑子里清空了名呀利呀,真的是能领会一些生命的幽微,清晨或黄昏站在田野,看雾起霜降,听土壤呼吸,体察四季的变化。

记者:《秦岭记》没有单独的章节标题,《消息》的93个短篇都有篇名,《消息》与《秦岭记》有着怎样的关系,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?

贾平凹:《秦岭记》都是叙写秦岭里的事,《消息》涉猎更广泛,写法上也更丰富,以前的作品更多地刻意歌颂或批判什么,现在更注重人性的隐秘和经世的体验,追寻属于文学的一种根本的意味吧。

探讨现代、传统、民间的融合转化

记者:《消息》中的《集市》《文笔峰人家》《桃花谷》《终南山隐者》等作品鲜活呈现社会民情、自然生态、文化风俗、世道人心的丰富层面,将历史、民俗与当代生存状态交织。您写作的过程是不是在磨练着脚力、眼力、脑力和笔力?

贾平凹:写作脱离不了时代和社会,我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,在下边游走,必然要观察这个社会、研究这个社会。所写的小说章节,肯定有自己的思考,看到了什么,是别人也看到了,还是别人没有看到,那是观念和心性所致。至于怎么写,是缘于自己的审美趣味,唯有脚踩大地,才能写出直抵人心的人间故事。

记者:《消息》铺陈出当代生活的浮世绘,有的展开村镇的人情世故日常生活的烟火袅袅很丰裕,有的叙写山高水长远离喧嚣与自然相处的清静,有限的篇幅中有现实与历史的交汇,有写意与写实的结合,您是在探索一种自如表达的文体,模糊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,平衡现实主义的写实与“志怪”小说的神秘?

贾平凹:天上的月亮孤独着,人间的月饼在狂欢。我是追求这样的,但能力所限,时常怨恨自己。要平衡现实主义的写实与“志怪”小说的神秘,很不易,文学创作如跳

高,需不断突破既有高度,哪怕一厘米也极难,但作家必须挑战自己。我不断探索小说结构和文体,也还是要揭示人生的意义、现实的经验,探索事物的根本和真谛。

记者:近年来,您从《山本》到《暂坐》《秦岭记》,从《河山传》到《消息》,在持续高能创作中,如何保持创作的激情?

贾平凹:这二十多年,我主要写了长篇小说,喜欢不定期在书房里挂一些自己写的条幅,其中有“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,从事写作生饥饿之感”。如果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时时处于敏感、关注、研究中,你就有写作的欲望,有写不完的东西。对笔和纸的感觉不能生涩,写作其实是越写越敬畏,但总认为还有好的作品需要你写出来,那一种刺激又使你特别兴奋。

记者:人工智能与AI写作的热度,让我们思索文学写作如何保持个性和情感,保持原创性,避免程式化表达。您对利用AI写作有什么看法?

贾平凹:AI写作兴起时,我们要继续写作,就必须讲究文学的创造性。文学创作凝聚了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,要以独特的文学语言完成有生命厚度的叙事。一部好作品能表现个性的首先是语言。我是讲究文字语言的,关于语言的空间感、节奏感,声、色、味诸多方面,做了很多的功课。

记者:您一直都关注现实与当下,同时又沉潜于地域文化、民俗与传统文化之中,喜欢书法、绘画、收藏等。这些对您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?这次专为《消息》配了插画,形成与文字互为表里的叙事文本。

贾平凹:现代、传统、民间,这三个词是我最喜欢用的,我一直在探讨它们的关系和转化。仅说民间性吧,我感兴趣那些神话传说、俗俚故事,爱收集收藏那些物件,以此来激荡我的思维、想象力。我为新书配的插画,是风物写实,似有悠远古意,是生命韧性的象征,暗合文字的情感节奏,也是尝试将现代、传统、民间之间的融合,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,真实表达现代中国人生活和情绪。

据文汇报

世界遗产中的“中国分量”

如今,当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定格影像,当夜探庐山的旅客们于云雾中追寻诗人的足迹,“访古寻迹”成了许多人假期旅行的新方式。

可当我们举着相机对准景区门口的“世界文化遗产”标识时,能否真的读懂这枚标识的分量?中国的名胜古迹为何能成为全人类公认的文化瑰宝?回溯中国申遗之路,早期却为何屡遭“水土不服”?《千山万水:中国申遗故事》这本书,就为我们讲述了世界遗产申请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在开启这些故事之前,先得厘清“世界遗产”这一概念的由来。世界遗产的概念,诞生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(简称《世界遗产公约》),这份公约就像一张“清单”,只收录具有“突出普遍价值”的人类文化瑰宝——它们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守护的精神财富。

想要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不仅要满足《实施〈世界遗产公约〉的操作指南》中的十大标准之一,更要过“真实性”和“完整性”两大关卡。

1985年,中国刚加入《世界遗产公约》时,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还是以西方标准为核心;西方建筑多为砖石结构,遗迹还保持着“原始形态”;而中国古建以砖木为主,“修旧补旧”是延续其生命力的传统智慧。

这种文明差异,成为早期中国申遗最大的难点。

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在采访中提到,西方专家曾认为,木构建筑修缮中更换腐朽木料、修补受损结构,会破坏遗产的“真实性”。为此,中国文物专家每年都要远赴世界遗产大会,一遍遍解释:中国古建的“修”,不是破坏而是守护,目的是让建筑承载的历史信息能继续传承。

与木构建筑的命运类似,由于中国的遗产类型极为多元,涵盖了建筑奇迹、宗教艺术、水利工程等诸多领域,且承载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,许多中华文明“活化石”的价值,都曾因地域的阻隔与文化的差异,难以被国际社会充分知晓。但数十年间,中国申遗团队始终在探索与突破,从首批申遗时的小心翼翼、反复磨合,到如今拥有60项世界遗产(位居世界第二),这条道路,既是不断读懂国际规则、打破认知壁垒的过程,也是逐步推广中国的保护理念与实践,体现“中国智慧”的历程。

而在这—历程中,每一处成功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,都藏着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。

其中,庐山国家公园的申遗历程就充满了意外与启示。公元3世纪晚期,中原士族因战乱南渡至江西庐山一带,儒释道三家便在此找到了共生之道——西麓的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发源地,南麓的简寂观是道教圣地,东麓的白鹿洞书院则是儒家理学摇篮。这些建筑依山而建,将三家的精神内核融入山水布局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。到了19世纪后期,山顶牯岭别墅群的出现,又为庐

山添了一层“中外对话”的印记,这些融合西方建筑风格的别墅,成了近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实物见证。

有趣的是,庐山最初计划申报的是“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”,最终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世界遗产中首个“文化景观”类项目。得知结果时,申遗团队虽有过后不解与沮丧,但正是这个“意外”,为后来的申遗工作打开了新思路:世界遗产的价值,不只在干“古老”与“宏大”,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交融故事与独特精神内涵。这种认知的突破,也为后续其他遗产的申报,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
在众多申遗故事中,2023年北京中轴线的成功入选,颠覆了许多人对“世界遗产”的固有认知。不少人曾疑惑:一条看不见的“线”,凭什么可以列入世界遗产?

答案就藏在中轴线独特的价值内核里——它不仅以“左右对称、前后有序”的布局,实现了“中正”“和合”的理想,成为儒家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外在空间表达,也是中国传统城市设计的典范;更重要的是,它并非封存于历史的“古董”,而是仍在生长的活态城市遗产。

如今,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延续了中轴线的传统理念,人民英雄纪念碑稳稳矗立在中轴线之上,纪念着为民族解放牺牲的英雄;广场两侧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,在高度、体量和立面设计上保持着严丝合缝的对称,将传统的秩序之美自然融入现



代城市的日常。

这些或曲折或温暖或颠覆认知的申遗故事,之所以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,离不开《千山万水:中国申遗故事》的作者团队,其中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主持过鼓浪屿、北京中轴线申遗;长城学家董耀会还原了长城申遗背后的故事;良渚申遗专家团队成成员赵晔则带着读者“走进”5000年前的古城,解读它为何被誉为文明圣地……

文化遗产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,其价值不仅在于能够“被列入名录”,而且在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回望与厘清,在对外交流与传播中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它们。当我们带着那些世界遗产标识背后的故事与深意再去“访古寻迹”,或许会让旅行更有收获。

据解放日报